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序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子輿氏曰見而知之曰茲與之雖不明言

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名而仰觀太

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予友紹輿周子早志真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遡自義軒及我明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盖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

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柰何不求者既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橫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焰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

書顥顥爾周書噩噩爾予今茲書
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
渾顥顥噩噩之天未嘗不神遊心
醉厥後源遠派分辯駁愈多心愈
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
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
其何已時長天永日恃有此真性

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孔羨墻間蒸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旹

萬曆丙午仲夏月吉水鄒元標爾[illegible][illegible]撰

聖學宗傳序

宗也者對教之稱也教濫而訛緒分而閏宗也者防其教之訛且閏而名焉故天位尊於統正學定於宗統不一則大寶混於餘分宗不明則聖眞奸於曲學然宗無外教之宗而宗所以教猶人非異跡之

人而人所以跡耳易曰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夫塗徑錯糅
至心而一智故百變尅體則齊萬
塗宗於一心萬慮宗於何慮以微
妙而揭道心之目以未發斯有大
中之名爲生生之本則曰仁爲化
化之基則曰義無爲故命曰至誠

粹精而稱爲性善道州狀之以太極河南標之以一體在于靜乃立其大在敬仲則號精神在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常知常行之物斯皆宗之異名也至於利用出入則物物皆宗百姓與能則人人本聖然聖非學而不傳宗非

聖而何系如懸的之射失扶寸而
已至尋常如泛海之舟昧鍼芒而
遽迷南北悖凶修吉克聖罔狂忠
淸且屬未知仁智猶云滯見坦夷
誠實尚繫天資篤學力行未爲聞
道譬諸天潢正派非崔盧王謝之
可倫濟瀆孤流雖泆地經川而難

混達尋脉絡若滲枯漉血祖禰必通妙恊樞機如握節挾繻達近斯弄此豈有異術哉以心傳心而已然難啟榛途易投錦穽大道荒於好徑庸德孤於鮮能則有蹈跡疑心迷宗滯教於是駭大觀以為私巳訾同德以為異端心行藏密而

反與疏略之譏日用現前而更啓
幽玄之議原其所惑公私同異寄
跡幽顯凡有四端不知道資發育
性極範圍痿痺療而一氣畢通離
棘除而八荒我闥會之爲己而何
小至離之爲物亦何不睽而反疑
盡性非及物之功求志爲自私之

務其蔽一也先民有言同乎凡民
日用者謂之同德異乎凡民日用
者謂之異端故自私用智郎干非
聖之刑順性葬眞方號守經之士
自非適道奚免叛常而飜令循常
平蕩之途蒙隱惟詭奇之目其蔽
二也作者必倦行者必休至爲本

乎無爲不習乃能時習進德若歷
天之兩曜不舍旦昏改過如無翳
之雙眸難容塵屑必窺正體方有
真功而猥以爝炬笑貞明桔槔誇
洪潤其蔽三也心無體而靡事不
心事何依而無心不事樹須運臂
輒造精微加帚拔箕直通神化縱

心皆活潑潑之地舉目即斯昭昭之天而言理者或妄索於杳冥涉事者遂致疑於虛寂其蔽四也甚者畏溺而併畏江河逃影而兼逃日月不知二者有道守在四夷儒術既明義維百氏準諸五教則事理不礙頓符圓極之詮例以重玄

則無有俱趨遂握妙門之鍵若家督之先介胄若大將之總偏裨而甘滯言冪自封名盼跡類據而實讓權彌攬而愈移遂令高明之士操戈名教之塲奔毗之徒運椎詩禮之域夫都郭氏之穴者豈資三昂於隣家飽郇公之廚者不羨八

珍於異域華風未競期走胡走越
以橫趨正教宏開乃逃墨逃楊而
善反今以功利之俗學駕訓詁之
膚詞而欲闡繹聖眞彌綸大道不
亦遠乎是以五蔽未祛一尊奚定
此海門周子聖學宗傳所由作也
斷自羲軒臻于晚近將聖睎賢之

畢載垂旒帶索以同塗或記事傳
心或附言明理予奪存而互見深
淺得諸並觀罔不敲髓出於骨皮
鑽腠成其羽翼東海西海鄺爾同
心先聖後聖居然一揆覽族志而
不迷雲耳按水經而盡得源流嘉
惠之功於斯為大於戲古人有言

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夫義大則何古何今言微斯有明有晦大者類涇渭分而易辨微者若淄澠合而難分故醫師匠石猶有正傳遺壞履豨且資心悟況夫精義入神之絕學皇王睿聖之真宗而管見聞多歧之途衕口

耳數寸之內址轅適郢扃喻其愚然則事資鞭影叅衆具存道契斲輪甚其人有待矣是編成於萬曆乙巳冬十月殺青壽梓王子世韶第翁實肩其費功亦偉云會稽陶望齡謹序

聖學宗傳後序

聖人亦人也學則聖聖則人不學則非人孔子故嘗憂之而今世冠紳之士誦法孔子顧乃諱言學或差言學諱不可也差乃寔甚申韓原於道德李斯出於荀卿金陵本於經術其毒天下可勝道歟乃至

訓詁意識自覔靈竅終日學而無
當於宗夫學之有宗如人之有祖
祖之血脉在吾身聖之精神在吾
心爲人而自忘其祖自忘其身心
不亦大可哀耶海門先生憂之而
宗傳所由述也或者曰先生宗文
成以直遡洙泗者也孔欲無言而

先生顧以言明宗耶曰言以明其
無言者也人之夢也或喚之醒其
迷路也或指之歸喚醒者指歸者
語則誠贅不喚不指而聽其夢且
迷豈孔氏家法耶羲之前無一陶
姚之前無中尼山之前無太極機
所欲洩不得已而立名宗傳之述

亦不得已也曰古今明宗多矣何獨取是刪耶曰儒之立言如醫之立方症愈變方愈多傳亦愈襍得國手而揀擇之握其至要以葆元氣不尤便於生人哉宗傳之書乃簡易方也愚未學而仕自療療民毎讀是書則習氣伎倆不覺消滅

使會學者而一讀卽解以證於宗
還其故吾立臻聖域如病盡方廢
則以不傳傳可也是先生之意也
萬曆丙午十月望日新安門人余
懋孳頓首謹書

聖學宗傳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周敦頤
卷之七
程顥
程頤
呂希哲
邵伯溫
張載
謝良佐
游酢

卷之八

聖學宗傳目錄終

聖學宗傳卷之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陶望齡訂正
王繼𥻘
王繼晃
王繼柄　叅閱

伏羲

伏羲氏風姓生有聖德象日月之明稱曰太昊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金氏曰伏羲之畫卦也有圖

而無書有占而無文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大字也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邵氏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事萬物生於心也先天圖中環中也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胸中一點無羅氏曰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竭力窺覷所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爲天地自爲地人自爲人物自爲物爭奈他志力

精專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箇圓團團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來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蠡測曰伏羲畫卦之意果何爲者盡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死亨窮出處進退禍福吉凶卦之畫以形容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

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卦之畫以形容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羲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俻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羲欲使人覽圖

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善乎負苓者之言曰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嘗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祕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太朴散矣嗟乎負苓者之言其有所感也夫

神農

神農氏姜姓斫菆五穀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以療民疾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忿争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帝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遂以艮爲首作連山之易蠡測日大學首言知止此連山之旨也

黄帝

黃帝姓公孫名曰軒轅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成而聰明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時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摶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蠡測曰古稱黃老老子有五千言而黃帝之書莫詳史載存亡之難死生之說而竟不言其所以難所以說素問等固不足以當之也惟列子有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所謂難與說者或類是與他

見於諸子中者良多而人頗疑之故不具采焉

顓頊

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也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嚳

帝嚳高辛者黃帝曾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私其身

帝堯

帝堯祁姓名放勳父摯受封於陶又改國於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時年十五都於平陽帝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遜位讓許由由不受逃隱群臣咸舉舜舜賢明堯亦聞之七十有三載禪舜舜受終於文祖命舜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厥中一百載

帝乃殂落年一百十七歲初帝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蠡測曰帝堯首揭中字斯道統之真宗所自啓也子思註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可謂刻的明切之甚而後儒再下註腳辭支而旨晦矣夫中亦強名疇咨若時時即中之謂也亦道之謂也此箇隨在而異名隨用而異施曰欽曰明等種種名言皆此之別號也推之九族百姓萬邦種種施設皆此之妙用也非有二也是故慈湖楊氏曰疇咨若時登庸者言誰乎嗟哉有能順是者乎吾將登

用之時即道也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即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于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即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間言之舜曰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綴不

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又曰帝堯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欽明文思外復有所謂光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被四表格上下

帝舜

帝舜姚姓名重華始爲虞氏唐堯壬午生舜於姚墟父瞽瞍頑繼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引慝欲殺不可得欲求常在側侍親拊弟日以篤年二十孝友聞四海耕於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於河濵河濵之器不苦窳所至嚮合父母不愛弟妹不親雖耕稼陶漁勞悴困苦無入而不自適也後瞽瞍亦允若堯在位七十載

求贊巽位舜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四岳咸薦舜謂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帝館之於貳室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二女事之九子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乃歷試諸難使宅百揆靡不時叙釐之徽典無或不從賔於四門諸侯穆穆烈風雷雨納

於大麓而弗能迷也堯之七十三載舜遂攝位
堯崩踐天子之位都於蒲阪格於文祖詢於四
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五載箾
韶樂成鳳凰來儀六載巡狩觀風九載三考黜
陟幽明庶績咸熙三十有五載咨禹徂征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賛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帝
命禹班師振旅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
有苗格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

命之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重黎又欲求人而佐焉帝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夔能若此一而足矣舜初命夔其道多端而夔以擊石拊石了之可謂簡徑妙寄帝亦以爲一而足此君臣相與之微樂之精也其後夫子語太師之樂不言制度器數而直云翕如純如皦如繹如爲樂之成孟子告齊宣王以古樂只就民情之欣欣盡之陽明論元聲只在心上求心氣和平便是元聲之始千聖授受蓋無有不統於宗者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四十有八載崩於鳴條壽百一十二歲舜爲君
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
好生故也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
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陸子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

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羅氏曰人字道字雖少別而心止是一箇心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蠡測曰史稱玄德玄之義微矣慈湖謂簫韶九成何以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以能使百獸率舞淮南亦謂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令而移風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夫知玄之義而後知舜雖然人能返照何德不玄所

謂舜人我人爾　後世論學有本心本天之判然觀虞廷則止言心矣明道謂即心便是天更不可外求邵子亦謂自然之外別無天自然者即吾心不學不慮之良也故天與心不可判判天與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先後諸儒皆明大舜惟心之旨夫惟心乃所以爲惟一也與

大禹

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帝顓頊之後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

禹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堯命繼鯀治水禹思拯天下之溺且傷父績不成循江泝河盡濟暨淮勞身焦思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三十未娶行至塗山娶塗山之女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十月生子啓呱呱而

泣禹弗顧也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視龍如蝘蜓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須臾龍俛首曳尾而去禹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訖舜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癸酉五十載舜崩禪位禹禹讓位商

均萬民不附追就禹所禹踐位南到蒼梧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懸鍾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癸未八歲禹年百有六崩於會稽孔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滿洫禹吾無間然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呂
氏曰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
爭劉氏曰私於家者隔墻樊而分比隣私於巳
者隔形骸而分爾汝陋矣哉聖人宅心廣大一
視同仁有生之類莫不欲愛利之草木昆蟲欲
咸遂其生日月山川陰陽雨露欲咸得其敘誠
以覆載之間一氣所運皆同體也何必痒痾疾
痛一膜之通而後爲同耶剪爪斷髮體無覺知

是與草木土石何異然不肯輕毀傷者體之所生也吹爲風呵爲霧唾爲濕呼爲響怒爲慘喜爲舒皆吾身之氣也人心無不仁一念之差雖欲適已故自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蛻蟲王豈發一快心戕蛾蝟如芻偏李斯發一饕心橫屍四海楊國忠發一疾心激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可不痛哉可不戒哉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有而不知有也私心勝之也噫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

哉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揺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能靜然慮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無思無慮然感心不滅也慮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與楊氏曰帝王之道莿無甚高難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遂可致黎民之速化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徃徃多歸過於人主而不

知過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道在邇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
神學士大夫旣不自知巳之心故亦不知人主
之心舜禹之心即是心巳是心四海之所同萬
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
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
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蠡測曰孔子
賛堯曰無能名賛舜曰無爲賛禹曰吾無間然
無間然者與我無間異也孟子稱堯舜曰與人

同稱禹曰無事欲得堯舜禹之宗者於孔孟贊頌之言而求之庶乎其可以悟入也已

皐陶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皐陶佐舜爲士師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愼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無

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楊氏曰萬幾此心念慮之微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禹曰乃言厎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楊氏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長也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

有固有者天也聖人所爲無毫髮人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功曰亮天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天心之無思無爲也又曰皐陶言謹厥身脩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慎恐懼爲首語也於乎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皐陶益之所以

爲皐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蠡測曰陸氏言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孟子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凡所云茲即堯所云時故謂之道在未有知乃所以爲真知故謂之見知皐陶真得其宗矣

成湯

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契之後也湯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十有六歲葛伯不祀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衆往爲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是時伊尹耕於有莘以幣聘之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而祝之曰

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無道殘虐日甚遂伐桀放於南巢湯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陸氏曰湯到這

裏郝生一疑此湯之過也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巳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
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
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
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
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
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
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湯又求卞隨務光者
而讓之二人皆逸然後即位作誥誕告四方曰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寍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凡我造邦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十

有九祀大旱歷二十有四祀大旱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禱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祝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營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於是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謳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爲首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三十祀

湯崩年百歲詩人歌之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劉氏曰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懵懵然夫懵懵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矣去川決安知懵懵不爲汲汲也耶故悠悠者最爲害道既已知之玩習爲常始焉色受聽竦終焉意銷氣壞因循苟且一暴十寒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脩之速未有如湯者日新又

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湯因其所履著於銘言起居食息又以自警故曰以復制心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復有一心也蓋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誠合而觀之皆一心也猶手有觸發是一形也猶聲有笑哭是一音也心過則邪制邪爲正心過則妄制妄爲誠過心不二制心亦無無無意無我寂然常樂此湯所以成其日新之德者也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噫湯生於衰世獨能上追堯禹下啓文武傳道於

萬世者其用心如此蠡測曰天之一字自皐陶發之實莫爲而爲之意至湯乃有上帝降衷之言人遂執以爲性眞天降若有所與受然者夫性果可以與受之物哉程子之言曰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夫所謂意思者誰之意思耶亦可悟矣故欲知性天之說以遡湯之旨者必了了於程子之言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尹者正也爲湯阿衡使之正天下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三使聘尹尹幡然

而起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然後相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湯問尹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湯崩相太甲作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

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先王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廸後人無越厥命
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
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

弗狎於弗順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放之於桐宮乃自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太甲復歸於亳陳戒於太甲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於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八祀伊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公孫丑問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陸氏曰尚書一部只是說德

而知德者實難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以此見
當時只有尹湯二人可當一德蔡氏曰所謂一
者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精粹無雜者一
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
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
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
咸有一德之書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
周公孔子同一揆也楊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
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

樂之乎即耕於有莘之野是巳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陳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淵源甚遠學識甚精今復取舜禹授受之微旨以告太甲其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之心也蠡測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者也而至於叙道統之傳則直以見知歸之然則任指所遇而言非真有歉於時之謂也故程子謂聖人無優劣孟子亦曰其趨一也曰仁也亦可見矣覺之一字尹發之而一

德之訓正其覺處一德者覺即是一一即是德也夫伊尹當湯桀之間五去而五就之於嗣君相之而放之而又歸之古今語行事之非常而至不一者莫如伊尹然而伊尹履之如等閒而天下信之若心目此寧有異術哉惟其一而已矣一者何覺而已矣孟子所謂伊尹之志者亦此覺而已矣是以古之人隱居求之而行義達之今不求覺而欲談伊周之事業者吾不知之矣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武丁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弼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朝夕納誨曰啓乃心沃朕心說對揚休命作說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始終典于學德脩罔覺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蠡測曰學之一字說發之從伊尹覺字而來故漢白虎通云學者覺也有善喪善矜能喪能者明無善之善無能之能也允懷于茲造次顛沛必於是也道積厥躬道從身得非外身而有也惟斆學半斆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罔覺之學不從人得也古訓精一執中之言成憲堯舜之心法也

周覺即臯陶之未有知也懷于茲即念茲在茲以是見聖聖相傳一脉而已惟是恭默之主當與難名無爲並稱而謨訓不著獨此恭默思道與啓心沃心之言亦足想見其微矣詩人歌之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夫詩言赫赫濯濯非顯正其所以爲恭默也書言恭默非寂正其所以爲聲靈也詩書旦之旨密矣

泰伯

泰伯周古公之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一

名虞仲少季歷泰伯與弟仲雍亡如荊蠻文身斷髮荊蠻人君事之因號爲句吳稱吳泰伯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陸氏曰記言后稷其辭恭其欲儉只是說末論語言伯夷叔齊求仁得仁泰伯三以天下讓殷有三仁都從血脉上說來夫知血脉之說者而後知皮膚之非所以論人也已蠡測曰泰伯之逃似去人倫仲雍斷髮幾絕人類騰其蹤跡皆非名教中人而孔子至德之稱逸

民之號共無貶辭以故天下後世不敢有異議不然而無此斷案人欲知之而不罪之亦難矣故陸子謂皮膚非所以論人而歸本血脉乃深有味乎其言之嗟乎血脉果可以易知者哉

舊說太王有翦商之志欲傳季歷以及昌而泰伯仲雍逃去以成父志夫畫人國於二世之前此操懿之心術而可以語太王哉太王有此必無以爲八百年肇基之祖此理之可必者也詩曰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彼泰伯之逃

意不可測不宜強爲猜度三以天下讓者泰伯之德即可以朝諸侯而有天下而去之不居是其讓也故于舊說俱無采焉